



魂兮归来

听杨雨讲屈原

杨雨
著

屈原早已不只是一个天才的诗人，
两千多年来，
他的身上累积了太多中国人的理想。
他是中国历史的一座丰碑，
永远地镌刻着这个民族对于命运的忧思和对于光明的渴望。



中华书局

魂兮归来

听杨雨讲屈原

杨雨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魂兮归来:听杨雨讲屈原/杨雨著. —北京:中华书局,2013.5

ISBN 978-7-101-09346-9

I. 魂… II. 杨… III. 屈原-生平事迹-通俗读物 IV.
K825.6-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92830 号

书 名 魂兮归来——听杨雨讲屈原
著 者 杨 雨
责任编辑 陈 虎 傅 可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3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13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15½ 插页 8 字数 120 千字

印 数 1-20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9346-9
定 价 29.00 元

自序

屈原是中国文化中一个永远说不尽的话题。

关于屈原及楚辞的评论，钟嵘在《诗品》中品评五言诗，以追源溯流的方法，从体系上分《国风》、《小雅》、《楚辞》三个源流，而承接“小雅”一脉的只有阮籍一人。按照钟嵘的评说，李陵是直接《楚辞》的，而班姬、王粲、曹丕又师法李陵，以此勾勒出了五言诗的源流网络。

李陵的诗因为源出《楚辞》，所以“文多凄怆，怨者之流”，而出于李陵的班姬、王粲、曹丕也分别被钟嵘评为“怨深文绮”、“发愀怆之词”、“殊美贍可玩”。由这些师承《楚辞》的诗人的风格逆推上去，《楚辞》的风格大概“怨深文绮”四字可尽，如果再简单一点，就是“绮怨”两个字了。

我虽然对于钟嵘的评判心底下是赞同的，但也总觉得他的结论只能触及我的思想，却不能戳中我的情感。对很多问题，往往要情感与思想并举，才能真正契入到我的内心。以前读到晋代陆云说：初读《楚辞》不甚爱之，但过了几天再读，竟读出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清绝滔滔”之感。从此，《楚辞》在他心里便有了“文宗”的地位。这与我的阅读体验，倒很有几分相似。

像“清绝滔滔”这样的话，要说清它的意思，注定是不容易的。因为，陆云不仅点出了“清”的基本元素，而且用“绝”和“滔滔”夸张了清的程度和范围，这就一下子让一个元范畴带上了动态的内涵。但解释不清，并不妨碍感受的进行。尤其是这个“清”字，简直是人见人爱的字眼。可是，当得起这个字的人和文，实在是有限。

因为“清”虽是至简，却也是至难的事情。

先说诗之“清”。诗常常被视为“清物”。清代的熊士鹏曾说，诗之所以被称为“清物”，是因为她抗拒“器而杂”、“昏而浊”、“粗而肤”、“冗

而散”，排除了这些杂乱因素，自然就成为纯净之诗境了。宋代的林景熙更认为，天地间只有“正气不扰”，才能“清气不浑”。诗歌就应该是这种正气与清气化后而成。中国的学者是这样认为，西方的学者也持相似的观点。如荷尔德林就认为“作诗乃是最清白无邪的事情”。可见，“清”作为诗歌的一种审美理想，跨越了中西文化的隔阂，所以悬格甚高。

再说人之“清”。诗歌既然是朗朗乾坤之清气凝结而成，则“作诗者非钟夫清气，弗能为也”。诗歌的这一特质，对诗人之“清”也提出了特别的要求。贺贻孙说“诗家清境最难”，难在何处呢？难就难在诗人之清俊，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清代学者苏时学就曾说：“世之论诗者，每曰清才多，奇才少，此不然之论也。夫清岂易言哉？孟子论圣人而独以清许伯夷，则自伯夷之外，其真清者有几人耶？今言诗之清者，必曰王、孟、韦、柳，然自王、孟、韦、柳之外，其真清者有几人耶？”

清才之难得，不仅在“清”的悬格高，更在于“清”往往依赖天赋而存。所以清人高廷第说，虽然成功的诗歌，并非“清”之一字能穷尽底蕴，但如果没有气清，则断然不能臻于极致之诗境。我很赞同这样的话。因为诗歌之工可以通过力学而致，而诗人与诗歌的“清”，就不是力学所能至，得乎天的因素显然是主要的。

我们还是回到屈原的话题。

在我看来，对屈原其人其作的评价虽历来不一，如司马迁、刘安与班固对屈原及其楚辞作品的评价就有很大的分歧，但有没有一种评价能够立于其中而绾合双方、消弭矛盾，从而获得相对一致的意见呢？

这个思考困惑了我很久，但现在我豁然开朗了。这弥合的地方就在一个“清”字了。

屈原在《渔父》中曾满怀激愤地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前者说自己的清白，后者说自己的清醒。在《惜往日》一诗中，屈原也反复陈说自己“心纯庞而不泄兮”，而他最痛心的正是“君含怒而待臣兮，不清澈其然否”。这个世界失去了“清”，也就失去了光华。屈原一生都在毫不动摇地坚守着这个“清”字，他将生命的归宿选择在滔滔的汨罗江里，也是为了“伏清白以死直兮”。屈原的一生，从生到死，虽然命运多舛，但这个“清”字是写得正大光明的。

屈原是清白的，当楚国朝廷被群小左右，被利益缠绕，唯有屈原坚守着清白的人格。

屈原是清醒的，当战国风云瞬息万变时，唯有屈原始终坚持着联齐抗秦的国家策略。

屈原是清傲的，当群凶嚷嚷之时，屈原以孤傲不群，藐视着如蝼蚁般的上官之流。

我现在明白，为什么梁启超要用“极高寒的理想”与“极热烈的情感”来概括屈原的为人了。极热烈的情感源于其天赋的诗人热情，而极高寒的理想则本于其极窘迫的艰难现实。在我的印象中，屈原仿佛生活在楚国的高空，鸟瞰着世间纷纭的一切，心中洞明，却无能为力。只有在文学的世界里，他才能如此不羁地驰骋着想象。

因为“清”，屈原极端地珍惜着自己，不能容忍哪怕是一点点的混浊；因为“清”，屈原的视线时时从纷扰的现实中逸开，在香草美人中寻找自己的生命寄托；因为“清”，屈原为我们留下了洋溢着如此丰盛的思想与人格光辉的诗篇。

在文学批评上极度孤傲的刘勰，为何用“奇文郁起”这样的句子来夸赞屈原的伟大。因为“奇文”的背后，支撑着的是屈原岸然不群的傲世人格。陆云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也不是一个伟大的批评家，可他对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给予的“清绝滔滔”之评，绝对是一个天才式的感悟。严羽《沧浪诗话》曾经说学诗的工夫要从上做下，这《楚辞》便是他心目中的“上”，便是他觉得应该朝夕讽咏之“本”。苏轼说：“吾文终其身企慕而不能及万一者，惟屈子一人耳。”屈原及其作品赢得这样的赞誉，实在是实至名归。

我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解读，大体是按照上面的思路进行的。如果从中学关注屈原的作品算起，我已经涵泳其中二十多年了。世事纷纭，沧海桑田，而我对屈原的喜爱从未有过变化。当然，年轮的增长，多少改变着我的思想与情感。我从不奢求无限量地走近屈原，可我的步伐却一直向着屈原走去。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屈原不愿意“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坚守一份心灵的纯净与清澈，该是一件多么重要而又多么不易的事情！

“微斯人，吾谁与归”！屈原生前是寂寞的，但中国文化中的屈原其实从来都不孤独。

杨 雨

2013年4月

目录

自序	1	
第一讲	狐死首丘——白起破郢, 屈子自沉	1
第二讲	香草美人——文学始祖, 浪漫楚骚	13
第三讲	密事载心——秦楚抗衡, 屈原变法	25
第四讲	鸞鸟不群——屈原联齐, 六国合纵	43
第五讲	精彩绝艳——《九歌》亮相, 屈原成名	55
第六讲	蛾眉遭嫉——攻秦失利, 屈原遭谗	71
第七讲	党人偷乐——张仪使楚, 屈原被疏	87
第八讲	灵修数化——怀王绝齐, 秦楚交锋	103
第九讲	骤谏不听——屈原使齐, 张仪欺楚	117
第十讲	美人造怒——怀王善变, 屈原被逐	131
第十一讲	上下求索(一)——屈原放逐, 乃赋《离骚》	145
第十二讲	上下求索(二)——穿越时空, 守望故国	159
第十三讲	长夜漫漫——屈原归朝, 怀王客死	169
第十四讲	魂兮归来——屈原《招魂》, 生命挽歌	183
第十五讲	光齐日月——屈骚情怀, 隔世知音	199
附录一	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215
附录二	刘向《新序·节士》	221
附录三	主要参考书目	225
后记	229	

第一讲

狐死首丘——白起破郢，屈子自沉

大约在公元前 277 年的某一天，湖南长沙一带的汨罗江边，一位身材瘦长、面容苍老、脸色灰暗、披头散发的男子在岸边长时间徘徊、沉思着，看样子十分落魄潦倒。他有时一边走一边高声吟诵着什么，有时又停下脚步，朝西北的方向久久地凝望着，花白的长发被夏天傍晚的风吹得凌乱不堪，他也浑然不觉。眼看着太阳就要西沉，江上弥漫起薄雾，他似乎还没有离开的打算^①。

不远处有一位打渔的老翁，注意这位男子几乎整整一天了。渔父收起渔网准备返回，特意绕到男子身边，上下打量了他好久，忽然眼睛一亮，神色顿时变得恭敬起来，他对着男子深深一拜，拱手问道：“敢问这位先生可是三闾大夫？您怎么会来到这儿呢？”

男子的沉思被打断，也拱手回礼道：“在下正是屈平。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没有地方可以容得下我，所以我就被流放到了这里。”

渔父说：“圣人可不应该像您这样迂腐固执啊！圣人应该能够适应社会、伸缩自如。既然全天下的人都浑浊，那您为什么不能混在里面也一起和稀泥、同流合污呢？既然别人都昏昏沉沉、大醉不醒，那您为什么不混在其中连酒带渣地一起喝他个酩酊大醉呢？先生您为什么非要把事情看得那么透彻深刻，为什么非要让自己的言行举止那么高洁，那么与众不同，以至于为世人不容而被放逐呢？”

屈平长叹一声，回答道：“我听说，刚洗过头的人一定要先弹去帽子上的灰尘，再将帽子戴在头上；刚洗过澡的人一定会先把衣服上的灰尘

^① 司马迁《史记》：“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

抖掉，再穿上干净的衣服。我怎么能让自己的干干净净的身体裹在污浊不堪的衣服里面呢？我做不到啊！我宁可投身江水去喂鱼，也决不能让自己洁净的身体沾染上世俗的尘埃污垢！”

渔父听了，微微一笑，也不再答话，他知道已经不可能再说服屈平。于是，渔父拱手告别，一边摇着船桨叩着船舷，一边高声唱起了楚地流行的歌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当屈平自认为已经濒临绝境、不知该何去何从的时候，渔父的劝告仿佛是为他指出了另外一条出路，他能做得到吗？

屈平，也就是屈原。“平”是他的名，“原”是字。后人提起他时，总是以字敬称，称他为“屈原”，甚至称他为“屈子”，认为他和孔子、孟子那些大家一样，对中国文化产生过巨大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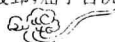
屈原，出生于湖北的秭归（今湖北宜昌秭归县），根据屈原在他的长篇诗歌《离骚》中的自述，他的出生日期非常特别——出生于寅年寅月寅日。“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摄提是岁星也就是木星的别名；贞，是正当的意思；孟，开始；陬则是夏历正月的意思。因此这两句诗可以解释为：岁星恰好在孟春正月晨出东方，庚寅的这一天我降生了。据当代学者推算，屈原应当出生于公元前342年夏历正月二十六日庚寅，也就是楚宣王二十八年己卯^①。

关于屈原的出生，唯一可以依据的资料就是他自己的这两句诗，按照不同的计算方法，历代都有学者对他的出生日期进行推算，结论也有诸多分歧^②。但有一点目前已经取得了共识：那就是屈原出生于楚宣王后期，主要活动于怀王和顷襄王时期，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屈原具体出生于哪一天虽然还有争议，但没有争议的是，屈原既然自称“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说明他对自己降生在特别吉祥的日子里充满骄傲，也充满了一种特殊的使命感。因为按照古代的礼

① 汤炳正《屈赋新探》，又见汤炳正、李大明、李诚、熊良智《楚辞今注》。

② 关于屈原生年的十余种说法中，最早的是公元前366年（楚宣王四年乙卯，据清代刘梦鹏《屈子纪略》），最迟为公元前335年（楚威王五年丙戌，据林庚《屈原生卒年考》）。但目前学者倾向于认定屈原应该生于楚宣王后期，也就是公元前342年左右。



法，男子如果生于寅，那就很不一般，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先兆了^①。

王室后裔

屈原的身份确实不同一般：他是楚国王室的后裔，和楚国的君王本来是同姓的宗亲，而且他年纪轻轻就进入了楚国的政坛中心——在他二十出头、楚怀王当政的时候已经官至左徒^②。

左徒是一个什么官呢？当时楚国的官职和中原诸侯国不一样。楚国的最高官职是令尹，相当于丞相。左徒大约是仅次于令尹的官职，很可能类似于“副相”的职位。

屈原流浪江边时，渔父称他为“三闾大夫”，这是因为除了左徒外，屈原还做过“三闾大夫”。这个官职的主要功能，是掌管楚国王室宗族之事，并且还承担培养王族子弟的教育任务。

既是王室宗亲，又是朝廷贵臣的屈原，此时却也走到了人生的岔路口，面临着艰难而痛苦的抉择。公元前 277 年，屈原虚岁已经六十六了。历经沧桑的他，怎么会走到如此进退两难的境地呢？

时间首先要回溯到一年前，也就是公元前 278 年。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大事，让屈原坎坷的命运雪上加霜。

公元前 278 年，正是中国历史上的战国时期。如果将公元前 403 年韩、赵、魏三家瓜分晋国后接受周天子周威烈王册命，成为正式的诸侯国，标志着战国时代的开始，那么公元前 278 年，已经是战国的后期——战国时期进入到了第一百二十五个年头，离秦始皇帝统一六国、结束战国局面的公元前 221 年只有五十七年。

战国时期的最大特点是战乱频繁，同时又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活跃也最为激动人心的时代。七国争雄、名士纵横，套用一句广告词，这正是—一个“一切皆有可能”的时代。

^① 《孝经》曰：“故亲生之膝下。寅为阳正，故男始生而立于寅。庚为阴正，故女始生而立于庚。言己以太岁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下母之体而生，得阴阳之正中也。”

^② 汤炳正认为屈原先任三闾大夫，而后升任左徒。

到公元前 278 年的时候，七国争雄的战国时代行将结束，燕、赵、魏、韩业已衰落，真正的强国实际上只剩下秦、楚、齐三国。这三个诸侯国之中，秦国的军事力量最为强大，齐国是当仁不让的文化强国，楚国则是版图最大、人口最多的国家，它几乎占有整个长江的中下游地区，西起陕西汉中，东到大海，包括今天的湖北、湖南、安徽、江苏四省，还有江西的大部分地区，以及陕西、河南、贵州、四川、重庆、广东、浙江、山东的部分地区，差不多将近今天中国面积的一半了，堪称地大物博、实力雄厚。

此时的周天子虽然还存在，但实际上已名存实亡，对诸侯国已经完全丧失了控制力，各诸侯国之间的较量早已成为事实上的“国际形势”变化。三大诸侯国之中，又以秦国和楚国的实力最为强大，甚至当时流传有“凡天下强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的说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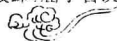
因此，如果说从当时的历史趋势来看，中国的统一已经成为必然，而肩负着统一重任、又不乏统一雄心的国家非秦、楚莫属。俗话说得好，一山容不得二虎，战国后期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就在两大强国——秦国和楚国之间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白起破郢

公元前 278 年，对关东六国虎视眈眈的秦国，再次向他最强大的邻国楚国发起强攻。这次战役的最高军事指挥官——秦国的大良造白起率领秦军大举南下，进攻楚国。尽管号称是两大强国之间的较量，但真正一交手就会发现，楚国在军事上显然是外强中干，秦军一开始便占据了战场的主动。秦军势如破竹，楚国当时的都城郢（今湖北荆州市）危若累卵。

其实就在前一年，也就是公元前 279 年，大良造白起就已经率领秦军连续占领了鄢、邓两座城池（两地均在今湖北襄阳市境）。鄢、邓距离郢不过一两百里路程，可以说是郢都的最后一道屏障。这道屏障的失守，郢都就毫无遮挡地暴露于秦军的兵锋之下。

此时的秦国，是当时的第一军事强国，不仅武器装备精良，骁勇善战的士兵横扫天下，而且赏罚分明，将士无不踊跃冲锋陷阵，几乎是所向披靡，“虎狼之国”的威名早已名满天下。



更重要的是，战国时期的秦国，一代又一代名将不断涌现，如：司马错、樗里疾，以及白起、蒙骜、王翦、王贲、蒙武……一时间，将帅之才如群星闪耀。

而率领秦军进攻楚国的大良造白起，正是秦昭王时期声威赫赫的一代名将，几乎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白起不但为秦国屡立战功，他还有一个让人心惊胆战的名声：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如：

秦昭王十四年，白起攻韩、魏，斩首二十四万。

秦昭王三十四年，白起攻魏，斩首十三万。

秦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韩，斩首五万。

最令人发指的是秦昭王四十七年，据《史记》记载，长平之战后，白起坑杀赵国降卒四十五万人，天下震恐……

公元前 278 年，正是秦昭王二十九年，这时的白起虽然还不像后来那样如日中天，但也正是他的声威逐渐显赫的时候。可以想象，当白起的大军兵临郢都城下的时候，楚国上下是何等惊慌！

郢都，危在旦夕！

楚国，生死攸关！

而有一位楚国人，此时也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候！

这位楚人，正是屈原。

此时的屈原，既不是楚国的王侯将相，也不是朝廷高官，他甚至连楚国的一介平民都算不上，他只是一个被楚王放逐的罪臣，这时正在长江以南流浪。远离都城、远离故乡的他，已经这样流浪很多年了。

秦楚交战，白起攻郢势在必得，即便是早已被排挤在楚国政坛之外的屈原，这一切信息对他而言也是极其敏感的。他的一生，也因此而走到了痛苦最强烈、思想斗争最激烈的时候。

他真希望，现在的他，不是在远离郢都的地方“闲逛”，眼看着楚国大厦将倾而束手无策；他多么希望能够率领楚军，布阵在白起军队的前方，就算是背水一战，就算是明知败局已定，也要倾尽全力、倾尽智慧，为楚国做最后的一搏。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不正是屈原的勇气和胆量吗？

他不止一次地假想，假定他还在朝廷效力，还能鞍前马后地为朝廷

献计献策，而楚王也还像当年一样对他言听计从，也许形势不会像今天这样：眼睁睁地看着秦国强大，眼睁睁地看着六国衰弱，这其中，包括他的祖国——楚国。

可是，这一切在现在的屈原看来，都只能是假想——尽管当年，他自信完全有可能令楚国政局改观，重现楚国的辉煌与强大。然而，现在的他，早已丧失了左右楚国政坛的机会。

他，只是一个罪臣。流亡多年，楚王也许早就忘了还有屈原这个人吧？他当年共事的那些同僚、当年教育过的那些王族子弟，也早就忘了还有屈原这个人吧？

但是，他不会忘记，他的一生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忘记楚国，他是用对待爱情、对待爱人般矢志不渝的感情来爱着他的楚国。而且他的楚国这个“爱人”，一度也是那么爱他、信赖他，尽管后来对他有点反复无常，到最后甚至还绝情地抛弃了他，但他仍然抱着热恋时的那份情感，执着地守望着他的“初恋”——这也是他一生唯一的一次“热恋”。

如今，“爱人”的生命危在旦夕，从屈原的内心深处而言，他渴望赴汤蹈火地去救她。可他的“爱人”已经不再爱他了，甚至还断绝了一切能使自己接近她的机会，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爱人”在生命垂危之际苦苦挣扎，谁能了解他内心如此强烈的痛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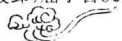
屈原，就这样站在了生命的“悬崖”：进，是万丈深渊，粉身碎骨；退，他还可以苟活于世，但是那样的他，剩下的只是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

白起即将围攻郢都的消息将屈原推向了一生矛盾的顶峰，但他的心中还残留着最后一线希望。

不错，楚国就像他生生死死唯一眷恋的“爱人”，可是他的“爱人”却不是仅有他这一位“护花使者”。尽管屈原深信没有人会比自己对她的爱更强烈、更不顾一切，但为了“爱人”的平安，他还是保留着最后的希望：他的“爱人”身边围绕的那些“护花使者”——那些朝廷重臣，能够帮助她绝地重生，哪怕只是争取到一线生机！

屈原，就这样怀着极度的矛盾和痛苦，伫立在“悬崖”边上，等待着来自郢都的每一点消息。

此时的郢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慌乱之中，早已看不到了昔日富庶繁华的景象。城里的老百姓乱成一团，哭的哭喊的喊，逃的逃散的散，也有



一些死守着多年经营的家，眼巴巴指望楚国的军队能够保护他们的家园。

而老百姓眼巴巴指望的唯一的保护伞——楚国的朝廷，现在也乱成了一锅粥。

这时的楚王是顷襄王熊横，生死存亡之际，顷襄王理所当然地寄希望于围绕在身边的那些“股肱之臣”。他紧急召集大臣们出谋划策，希望能够最后关头杀出一条活路来。

可是，平时在他周围滔滔不绝纵论国际形势的那些朝廷重臣，那些平日里侃侃而谈好像学富五车的大夫卿相，现在竟然比他还慌乱。这个说：赶紧向秦国求和吧，咱们实在是没有还手之力了啊！大王您是秦国的女婿，说不定秦王会看在姻亲的分上，接受我们的投降，保全郢都啊！那个说：别给大王出馊主意了！秦国的狼子野心谁还看不出来？！白起又岂是一个心慈手软之人？！他们杀起俘虏来可是连眼睛都不眨一下！我看还是别白费力气了，不如趁早保护大王逃走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等以后我们休整好了，再把郢都夺回来，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啊！

……

这些人在顷襄王耳边叽叽喳喳个不停，你指责我，我嘲笑你，顷襄王颓唐地看着眼前这些晃来晃去的脑袋，看着那些喋喋不休的嘴皮子，心想：这就是我平日里极度信任的左膀右臂？这就是我平时赏赐无数的股肱大臣？一时间，他失望到了极点，也气愤到了极点。

正当朝臣们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一向昏聩没主意的顷襄王，倒好像忽然清醒了。他左右一权衡——战吧，最近几场大仗和秦国交手下来都是完败，朝中几乎已经没有可以带兵打仗的将领了；投降吧，秦王和白起绝对不可能接受；退一万步讲，就算他们答应，投降恐怕也是凶多吉少，父亲怀王被秦国拘禁至死的下场就是前车之鉴……想来想去，三十六计还是走为上计！

楚王这一拍板，那些贪生怕死的酒囊饭袋们纷纷高呼“大王英明”，便迅速打点好金银细软，带上宠姬美妾，簇拥着顷襄王和他的后宫妃嫔们，手忙脚乱地连夜逃出了郢都。

当然，君王出逃自然不能说是“逃跑”，他们公之于众的理由是“迁都”。但无论理由是什么，总之，事实上，楚王跑了！